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四八冊目錄

史地類



理學家總傳

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序錄一卷首一卷別附三卷(二)

清 王梓材
清 馮雲濠 輯

四 明 一

卷一		一	卷十一		五八〇
卷二		四八	卷十二		五九一
卷三		一二八	卷十三		六三〇
卷四		二三一	卷十四		六三四
卷五		三一六	卷十五		六六〇
卷六		三三六	卷十六		六八二
卷七		四〇二	卷十七		七〇五
卷八		四一四	卷十八		七三二
卷九		四七三	卷十九		七四四
卷十		五二二			

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後學 鄭王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嶽

安定學案補遺

安定先緒

推官胡先生訥

胡訥京兆人安定先生瑗之父也仕爲寧海節度推官
著孝行錄三卷所記多宋初人別見賢惠錄記婦人之

賢者

直齋書錄解題

高平講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雲溪雜錄案先生端平二年從祀嘉靖九年復祀
梓材謹案先生以嘉祐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
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
蔡君謨誌其墓而歐陽子爲之墓表

周易口義

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
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
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二晝一
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
餘萬里

史伯璿曰胡氏云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息當有一百八萬八千里今但云天行九十餘萬里豈一時計算之未審耶抑後人傳寫之有誤耶

洪範口義

夫五福者天下之至美者也六極者天下之至惡者也聖人不能獨爲之教是必兼講九疇而用之然後可以驗於民也昔鯀陞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至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何也夫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者體五行以立德謹五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臨民又三德以通變明稽疑以有爲念庶徵以調二氣彝倫攸敘是謂至治之世五福被於民彝倫攸斁是謂至亂之世六極傷於民夫五行者水火木金土在天則爲五星在地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王者五事皆謹則五常不失其道五行皆順其性五星不失其明五事謹之致也厚八政則食以足務稼穡則貨以通有祭祀以事鬼神司空以平土地司徒以均教化司寇以正刑罰賓所以明禮師所以爲法協

五紀則四時不差建皇極則民履中道又三德則馭下有方明稽疑則與眾同欲如是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君臣上下均相和同四方萬國無不寧謐然後可以驗於庶徵也庶徵者則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皆順其時各得其驗則爲謹五事之應也故經曰肅時雨若至聖時風若此和氣之感召也故下文云王省惟歲至家用平康此美徵之大者也故美徵旣至則五福被於民矣舒泰則各盡其壽壽不必百二十歲爲限民樂康則各得其富富不必以財豐爲備無疾憂所以康寧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禮讓所以好德不經於征戰不被於刑戮爲考終命之道以此觀之王者兼講九疇而次序之則可以獲五福之應若王者不能謹五事則五常皆失其道五行失其性五星失其度八政由是而墮焉農失業則食不足商失業則貨不通祀失時則鬼神惡司空失職則土地曠司徒失職則教化衰司寇失職則刑罰濫賓失職則禮壞師不嚴則道不尊五紀亂則時令差皇極傾則王道塞三德乖則政治廢稽疑逆則眾心異夫然則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上下交相侵陵邊隅不靖擾攘無窮故有

咎徵者悖五事之應也五事悖而貌不恭反而為狂言
不從反而為僭視不明反而為豫聽不聰反而為急思
不睿反而為蒙故經曰狂恆雨若至蒙恆風若此逆氣
之所感召也故下文云日月歲時既易至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此咎徵之大者也咎徵既著則六極然後被於
民矣民死於征戰而困於刑戮所以凶短折陰陽不調
所以疾不得其所以憂衣食不充租斂急厚所以貧
庠序不設教化不興不知君子之正道徒著小人之邪
行故為惡與弱以此觀之王者不能用九疇為始本所
以有六極之道然則五福六極莫非聖人為教之道可
以驗王道成敗之跡故因以終焉

宋學案補遺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周易口義十二卷
蓋其門人倪氏述先生之說簡明目錄云大旨主
闡明義理程子之易源從此出又著錄先生洪範
口義二卷蓋以其文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并纂成
書提要云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
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附合
其文劉知幾排之詳矣宋儒又流為象數之學惟
圖書同異之辨辨經義愈不能明安定先生於北宋
盛時學問最為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
旨不務新奇如謂天錫洪範為錫自帝堯不取神
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為箕子所陳不辨洛書
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
一身而言俱駁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
法推演入政以經注經特為精確其要皆歸於建

中出治定皇極為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聖
人立訓之要非讎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
春秋說

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
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將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
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 總論

兄不兄弟不弟交譏之也 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鄆

震霹靂也電者陰繫陽為雷之光也 隱九年三月癸酉
大雨震電

鄭伯無仁心乘戴之弊而伐取之 隱十年秋宋人衛人
入鄭宋人蔡人衛人
伐戴鄭伯
伐取之

宋學案補遺 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公不及北杏之會齊既滅遂公懼其見討故為此盟 莊
三年冬公會

齊侯盟於柯

麋魯常有但以多為異耳 莊十七年冬多麋

禘者審諦 閏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

春秋書大雩者二十有一非秋則冬無有在夏者左氏

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黃東發曰安定知其一未知其二凡言大者皆僭天

子之禮

上言齊人徐人伐英氏下言滅項齊徐可知 僖十七年
春齊人徐

人伐英氏
夏滅項

魯伐邾之國又取其邑致此之戰其惡可知僖二十二年秋八月

及邾人戰
於升涇

以泓之戰不死難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

討翟泉之不會僖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

公子遂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然王者至尊非諸侯可抗也僖三十年冬天子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

三傳皆謂趙盾不弑今經書盾弑若言非盾是憑傳也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
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口義五卷蓋至宣公十二年為止金華府志朱正夫傳言安定

尚著春秋辨要
卽所謂口義耶

中庸義

惟誠明以之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

怵之也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節

兼天人之道而中庸著也舜誠矣好問而好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則誠之也顏回誠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者誠之也誠者天之

梓材謹案經義序引晁景迂云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之下有反字胡先生溫公明道皆云然是亦

中庸義
之說也

律呂議

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十分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鐘之俞則黃鐘之俞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也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方分也後世儒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證因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爾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鐘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鐘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蔡西山曰十二律圍徑自先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鐘八百一十分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爲說耳未可以爲據也惟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

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衡權章則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可見也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圍當有九方分乃是圍十分三釐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又漢斛銘文云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廂旁九釐五毫容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嘉量之法合商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一石積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千六百二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爲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爲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鐘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自孟康以律之長十之一爲圍之謬其後韋昭之徒遂皆有徑三分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爲定論然累九十黍徑三黍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一千

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唐因聲制樂雖近於古而律亦非是本朝承襲皆不能覺獨安定以爲九分者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法然所定之律不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秬黍故其度量權衡皆與古不合又不知變律之法但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鐘之數乃遷就林鐘已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鐘清聲以夷則南呂爲徑三分圍九分無射爲徑二分八釐圍八分四釐應鐘爲徑二分六釐五毫圍七分九釐五毫夫律以空圍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其所以爲廣狹長短者又莫不有自然之數非人之所能爲也今其律之空圍不同如此則亦不成律矣遂使十二律之聲皆不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亦可惜也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字以就其說范蜀公乃從而信之過矣

附錄

安定先生愚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

范文正公薦之曰胡某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服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之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爲師法

皇祐至和間爲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生千餘人先生曰講易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補所碎劄子呈於藝祖之事塵史

先學案補遺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刊本

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蘇記

朝廷再起以議大樂樂成多變古法其樂制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其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其圍十分三釐九毫一絲其聲比舊樂下半律又鐘磬大小一以黃鐘爲率而鐘之狀類鐸既而議者多非之後卒不用

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註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呂原明記

先學案補遺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刊本

王荊公寄贈先生詩曰先生天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孟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留滯東南州飽足黎藿安蒿萊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鰲乘春雷惡人沮服善者起昔時躑躅今竊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如何哉吾願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枝傾頽披旒發纓廣耳目照徹山谷多遺材先將先生作梁柱以次構架桷與榱榱臣面向帝深拱仰戴堂陛方崔嵬

歐陽充公表其墓曰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

盛慶曆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司馬溫公酬胡侍講先生見寄詩曰先生喜誘掖貽詩極褒賁誰云歲杪寒面熱汗沾漬非不悅子道驚鈍力難致常恐負吹噓終爲重言累

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攷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

宋學案補遺

卷一

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小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呂和叔寄劉伯壽書曰某近與鄉人講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郭白雲傳家易說曰以王輔嗣之清談猶以須爲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爲須待然後賁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

二文明之主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爲賁歟

劉子卿曰安定先生主湖州學世謂之湖學

雲濠謹案劉氏明本釋言安定云范忠宣孫暨劉彝顧臨錢公輔徐積滕甫皆門人之達者也

汪浮溪序先生言行錄曰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曆皇祐閒儒學無愧於古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爲師而先生之門爲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於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於時蓋數十年未

宋學案補遺

卷一

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已也熙寧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縷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由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曆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爲太學官侍經天章閣而教授吳興爲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爲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關注子東主吳興學而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哀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既藏

之學宮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爲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爲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

朱子曰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偽書

又學校貢舉私議曰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

宋學案補遺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

又答或人曰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公卿稱謚無謚

稱爵無爵稱官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子或兼以號舉今人稱郡姓名凡姦邪則直書姓名

梓材謹案學案稱號略本於此又朱子稱安定爲海陵月以三先生列濂溪之前亦可見三先生之爲宋儒冠冕非自學案始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籍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詠歌今其聲無傳焉

又曰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

宋學案補遺 卷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爲害教大矣

劉紹攷周易詳說曰朱子謂程子之學源於周子然考之易傳無一語及太極於觀卦辭云予聞之胡翼之先生居上爲天下之表儀於大畜上九云子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於夬九三云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於頄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於漸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陸爲達考伊川年譜皇祐中遊太學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文試大驚即延

見處以學職意其時必從而受業焉世知其從事濂溪不知其講易多本於翼之也

俞成螢雪叢說曰或問安定先生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答之云門前徑路毋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閒滿地生荆棘其人默悟

陸子方重修安定先生祠記曰子車氏沒洙泗無嫡派擇不精之荀揚靡有見之王韓君子無取春陵起而太極圖通垂顯關洛承而易傳西銘著斯文天昇聖人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體用具焉然水尋其源木茁其芽則自三先生始三先生者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也

又曰先生爲范希文蔡君謨歐陽永叔所敬而又能識程正叔之爲人則其學可知已何天下知之而當時屢舉之試官不識也科目不足以得士信然

梓材謹案陳古靈與陳安撫書言先生向在江湖間與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士多出

門下云梓材又案四庫全書著錄明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提要云卷首題曰明本著宋時刊板多舉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抗本之類此蓋明州所刊本即今寧波府也未題歲次丁亥梅隱書堂新刊考丁

亥爲元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書所音俱根據經典釋文釋文一字數音者皆並存之且兼取宋儒如於詩中庸論語孟子則多採朱子於易則兼採程朱於禮則多採方慤其他經引胡瑗司馬光音讀尤多與陸氏之書尤足相續在宋人經書音釋中最爲妥善則先生經說之遺亦於此可攷矣

梓材又案謝山鮑琦亭詩集新會張明府惕庵以予將去粵有諸生無福之歎予皇恐不敢當也作詩六首其一曰泰山不作文昭逝方信人師絕世無自分衰殘天所廢敢取棧豆誤生徒文昭即安定也詳謝山詩句非以安定泰山自居蓋其所願爲者惟泰山安定可見矣

安定學侶

知州滕先生宗諒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文正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文正稱其才乃以秦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先生與祕書丞劉越皆上疏諫仁宗爲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先生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先生左正言後遷左司諫歷知信州湖州涇州慶州虢州岳州蘇州卒先生尙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莅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

者傾江淮間有諒疏二十餘篇 宋史

梓材謹案宋文鑑有范文正公辨滕宗諒張元疏歐陽文忠公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疏

附錄

范文正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詩曰東南滄海郡幕府清風堂詩書對周孔琴瑟親義黃君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言蘭一相接豈特十步香德星一相聚直有千載光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笙磬得同聲精色皆激揚栽培盡桃李棲止皆鸞皇琢玉作鎮圭鏤金爲干將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宋學案補遺 卷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通判王先生逢 附門人李瑋

王逢當塗人教授蘇常學者常數百人晚始登第累官至國子直講駙馬李瑋嘗從學後爲先生求遷官先生不受久之以太學博士通判徐州先生與胡安定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 姓譜

梓材謹案王荆公誌先生墓云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子學者常數千百人又云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卽謂李瑋

補屯田阮先生逸

雲濠謹案四庫著錄皇祐新樂圖記二卷提要云宋阮逸胡瑗奉敕撰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

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溫公主逸瑗之說范鎮則主庶之說往返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見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云

阮氏易筌

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於岐山周事也

附錄

爲鎮東軍節度推官景祐初上樂事論十二篇與胡安定俱召赴闕命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篋

陳師道后山叢談云阮逸嘗以僞撰關子明易傳彙示

宋學案補遺 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蘇老泉

朱子曰胡安定與阮逸李照議不合仁宗與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

員外楊無爲先生傑

楊傑字次公瀋州人嘉祐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一時論樂之事皆預討論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爲子所著有文集十五卷 雲濠案先生善談禪其別集十卷皆爲釋老而釋又

陳直齋云樂記五卷 姓譜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詳涑水學案

安定同調

常博陳先生之奇

陳之奇字虞卿其先自長安徙吳先生天聖中禮部進士廷試下第里居十年無仕進意後又以進士爲鄱陽尉歷丹徒泰興二縣令李璋尚公主詔舉經術行義者爲隴西郡王宅教授卒以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閒居十八年先生孝親信友約身篤行好學知道吳人言家行者必推之莫不以爲愷悌君子每出乘羸駒里老見之斂然曰此吾陳君子也是時胡安定以經術教授諸生

宋學案補遺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蘇子美以文章退居山林先生以德行棄官而歸名動海內稱吳下三賢人 姑蘇志

孫氏師承

喬先生竦

喬竦字口口高郵人以學行推於時教授鄉里從之學者多以文行知名而淮南數百里閒高郵若鄒魯自先生發之孫莘老覺其徒也 姓譜

滕氏先緒

滕先生高用

滕高用東陽人章敏元發之父也薦爲祕書郎尤長於性理卒葬吳縣遂爲蘇人 姑蘇志

翁氏師承

尙書劉先生滋

劉滋字潤之崇安人景德二年進士歷典九郡皆有惠政官至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 福建通志

安定門人

補節孝徐仲車先生積

徐仲車語

宋學案補遺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做仁且做仁未到得能及處仁到盡處然後可以言能及

退之拘幽操爲文王爰里作乃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儀禮纓爲完書然決非盡出乎聖人何以知之夫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避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或利其購金

而爲之耳

梓材謹案先生篤於倫紀故有是語喪服至今父在己爲母三年嫂叔亦有服矣此誠出於人情耶梓材又案四庫全書著錄節孝語錄一卷提要云是書爲其門人江端禮所錄又稱其篤於躬行粹於儒術所言皆中正和平無宋代理刻核古人之習大致皆論事論人無空談性命之說蓋猶近於古之儒家焉又著錄節孝集三十卷附錄一卷提要言其文奇譎恣肆不主故常往往縱逸自如不可繩以格律而大致醇正依經立訓不失爲儒者之言云

訓學者文

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

附錄

仲車初從安定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

平日對學者每以治心養氣爲先曰修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則曰以正輔君或問修身之要則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宋學案補遺 卷一

三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節孝嘗問安定或人問見先生侍女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由是有得嘗以告陳了翁云此某之悟門也先生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

宋學案補遺 卷一

三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孝經輒淚落不能止

晁景迂節孝處士詩曰莫怪先生身上貧眼看物外似浮雲房中除卻琴棋後更有門前鶴一羣

黃東發曰徐節孝先生篤孝至行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者其學也

陳夷白弔節孝徐先生文曰嗟事親莫先養志兮夫子一何其恂恂謂事死有甚事生兮夫子蓋已質之於鬼神充百行於一原兮其所養者正直炳文質之彬彬兮信有言者有德

補諫院錢先生公輔

雲溪謹案謝山句餘土音賦湖上錢集賢偃月隱云使君安定徒儒術飾吏治再句故澤國遍興水田利於焉及城中破塘俱不滯政成而事簡游豫皆真意

附錄

司馬溫公祭之曰嗚呼君倚好賢如親就義若渴非聖不學惟善是爲納忠於君恥後堯舜竭力於友志追雷陳推誠而行不疑不具履蹈顛沛終殄悔心甲科榮名西掖清貫君倚之美茲不足言始謂吉人必膺遐福如何彫謝曾未二毛

宋學案補遺 卷一

三四明最書
約圖刊本

補龍學孫莘老先生覺

春秋經解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正月者平王之正月也春秋不始於平王東遷之年與孝公惠公之時而始於隱公者孫明復云孔子不忍遽絕之也歷孝與惠冀其能以王道奮起興復文武之業而平王庸暗莫能中興播遷陵遲迫隱而死孔子於是絕之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公也春秋魯史魯爲諸侯春秋亦書元年者天子之元行於天下諸侯之元行於一國然而元年不謂之一年正月不

謂之一月者欲示人君體元居正之法也夫元者氣也

天地生成之德也建子之月羣陰爲壯萬物未萌而一元之氣潛伏於黃鍾之宮於時已有生成萬物之心及其發而成功則生之爲春夏成之爲秋冬聖賢居無位之時萬物未蘇羣生未安聖賢雖處眾人之下亦已有生成及民之心及其發而成功則舒之爲禮樂慘之爲政刑是故爲天子者體天地生成之德則可以生成天下之民物爲諸侯者體天地生成之德則可以生成一國之民物故易之道備於三才而元首於四德春秋褒

宋學案補遺 卷一

三四明最書
約圖刊本

美貶惡以爲萬世之法而卽位之初必稱元年者蓋以此也夫正者方正之名大正道也天子諸侯言正言行正行近正人法令必以正賞刑必以正造次動靜莫不一於正者居正之謂也然而元者生成之本也春者天之所爲生成之始也王者天下之本正者王之所爲政教之始也是故王者必正其天下之政教而上奉乎天故以王次春焉諸侯必正其一國之政教而上奉乎王故以公卽位次正焉此天子諸侯體元居正大義也而隱公不書卽位者左氏以爲攝也公羊以爲成公遜意

也皆不明首惡之罪也惟穀梁以爲隱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者爲得之矣

隱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之時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小白晉文假天子之義以制諸侯攘外裔數十年閒海內幾乎平定可謂有功於天下矣然而春秋記小白文公侵伐之事未嘗有一辭褒之者以爲非義則論語不嘗稱之爲仁以爲有功則春秋稱之無美辭蓋孔子之意雖通之以一時之權而不以爲萬世之法論語美其功聖人之權也春秋無褒聖人之道也權有時可假以就一時之功而道不可

宋學案補遺

卷一

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少欺以亂萬世之法惟孟子深知其意而言之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春秋之時侵伐圍入一切書之以見其罪未有褒之者焉其所謂侵者不聲其罪也其所謂伐者聲其罪而行也鄭人伐衛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是亦以此爲罪聲而伐之耳如謂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則彼大國行師亦有言侵者矣何以大國之眾而無鐘鼓乎豈侵蔡遂伐楚前無之而後有之乎此蓋左氏以聲其罪之聲爲鐘鼓之聲耳公羊曰倘者曰侵精者曰伐案侵伐要辨其名若謂精猶則其

意耳用兵行師意無不在破人之國得人之地何爲更論其精猶而校其罪乎穀梁曰包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宮室曰伐齊小白召陵之師不戰而楚服無壞宮斬木之事穀梁以迹論之則他國侵伐魯史安得盡其詳耶惟以罪爲名與不言其罪者乃可耳

隱二年鄭人伐衛

尹氏天子之大夫也曰氏者譏世卿也天子之大夫外交於魯其卒而赴之書之者見外交之罪也案尙書紀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然文王之治岐則仕者世祿以尙書之所罪而文王則嘗行之文王乃有罪歟蓋文王

宋學案補遺

卷一

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所謂世者使世世有祿者也非謂世其祿也農之家世耕而食之工之家世巧而資之商之家世利而通之則士之家世能而祿之無不可也天子德大世天下諸侯德小世一國皆南面稱君以世其位公卿大夫之子孫其賢者能者則皆世其祿而不絕也蓋文王之政能使仕者之子孫皆賢且能賢且能則祿之祿之是世其祿也故古者卿大夫之子孫不得棄其父祖之業而爲農工商之事故幼則入小學長則入大學教之以詩書禮樂之訓習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其言語有常度其衣

服有常制行成而志定業具而身修至於三十而後試以事四十而後授以位五十而後命以爵凡公卿大夫士之後苟賢焉不失其位苟能焉不失其職德大者祿厚德小者祿薄此其所謂世祿者也奈何春秋之際苟公卿大夫士之子孫也雖不肖不失其位而苟庶人之子孫也雖賢而不祿故不肖之人徧滿高位而賢能之士放棄田野聖人因事而見之以著其世祿之罪尹氏之類是也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凡舞有干有羽不言干而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

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羽舞也羽數之禮當從左氏之義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魯在隱公之前因成王賜天子禮樂於周公故諸公之廟相承僭之皆用八佾今隱公爲桓考姜母之宮始降從六聖人善其復禮書之曰初獻六羽春秋之例前未有此而今行之者謂之初宣公之稅畝言初始變古也隱公之獻羽言初始復禮也是則六羽之獻止於仲子之宮也若羣公之廟盡循用之則於哀公之時季氏因而又僭於家庭也公穀皆以爲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若然則大夫士無舞矣判縣特縣將焉用耶當

以左氏之義爲定

隱五年初獻六羽

輸平之義三傳陸淳之說皆非也左氏曰渝平更成也公穀曰輸平輸墮也墮其往來之平也陸淳曰欲與魯絕其和平故先來告之耳案自隱公卽位至此六年若言前與平則六年之間未嘗有會同朝聘之事自輸平之後至十一年六年之間宛來歸祊會伐宋時來之會伐許之役皆與魯公同行豈可於和平之時不相往來渝變之後反同侵伐哉不知輸者納也公羊謂春秋之前嘗有狐壤之戰蓋魯自敗衄之後遂與鄭絕故入

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秋六年之閒不相往來至是鄭人請和來納其平故後六年之閒復同侵伐杜預曰和不盟曰平此例於春秋爲通春秋書平者六未有書國君及使者鄭人輸平不書鄭伯之使宋及楚平亦但書人暨齊平及鄭平亦言國聖人之意以爲二國不和必至侵伐以一人之私忿而元元無辜血肉原野故凡侵伐闖入皆書其君及大夫以重其罪至其和而不盟相與平定則是舉國之人皆願欲之故凡平皆不言使不目其君我與外平則但書暨及以明一國之人皆其平也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齊桓欲成霸業故爲鄆之會以帥諸侯然春秋書之與無事而會盟者等爾蓋春秋之意以爲爲道而不至於三王者皆苟道也爲學而不至於聖人者皆苟學也齊桓雖有攘外裔尊中國之功而終不至於王道蓋功則可取而道猶未也春秋王道之極致聖人之成學故雖桓文之功而其詞無襲孔父仇牧之事而其事無善所以使學者求之至於無窮行之至於不足范寧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此深於春秋之言也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鄆

宋學案補遺

卷一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王室之事不載於經而明年經書城緣陵前目後凡則

謀祀之說與經合矣

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

書是月者所以別非戊申之日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五月

六萬過宋都

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重耳之卒未逾一年而秦由僻陋乘中國之無霸越數

千里以伐鄭其無晉也甚矣書曰敗秦師所以甚秦之

惡而與晉之勝也

僖三十三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

古者天子頒朔諸侯而藏之祖廟每月之首受朔於廟

而告之國中遂行朝廟之禮焉所以尊正朔重天時也蓋朝廟之禮爲告月而設之月不告則廟不朝也文公怠於政事以閏月爲歲之餘日忽棄而不告又不敢廢朝廟之禮猶往朝焉猶者可止之辭大者不舉則細者可以已矣閏不告月則朝廟可已焉故曰猶朝於廟告月之禮廢於文公於是閏不告月至於十有六年而朔之不視凡四諸公相因而告朔之禮殆廢而春秋不可勝譏故孔子但於其廢禮之始一正其法而誅之也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宋學案補遺

卷二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視朔之禮所以敬天時尊君命會國人也一月廢之不

可況四不視朔乎然則文公怠政慢上可知矣孔子在

定哀之時不欲去告朔之羊以存其禮定哀之閒固嘗

有不視朔者矣然經不書之視朔之禮廢自文公焉又

不曰始不視朔亦或行而或廢也左氏公羊皆以爲文

公有疾廢之按孔子春秋皆曲盡人情之難言者昭公

在乾侯時而告朔朝廟之禮不行於魯故經於一歲之

首必曰公在乾侯所以見昭公之在外雖欲行之而勢

不可得也文公果有疾不能行則孔子當恕之如昭公